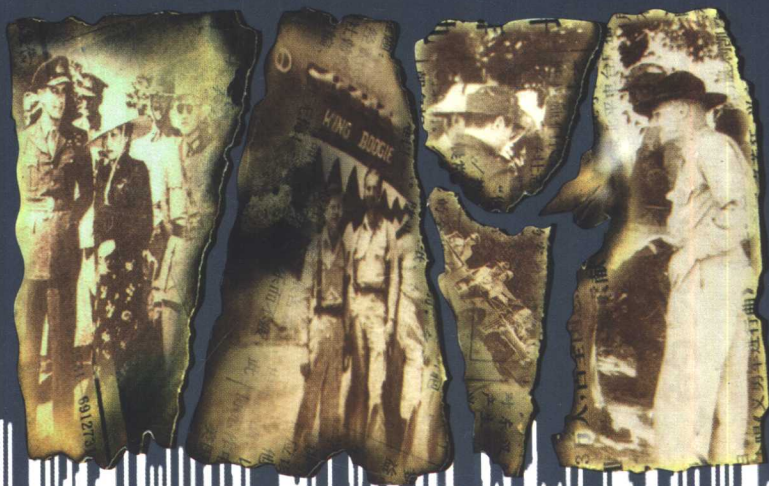


图 文 民 国 秘 闻 丛 书

师出印度

—— 二战打通中印公路纪实

王鲁东 王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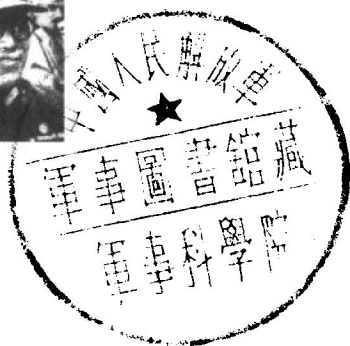
青 岛 出 版 社

图
文
民
国
秘
闻
丛
书

王鲁东
王健 著



——
二战打通中印公路纪实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年维佳 孙华文

封面设计 年维佳

版式设计 吴乃华 年维佳

图文民国秘闻丛书

师出印度

二战打通中印公路纪实

王鲁东 王健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7.87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 7-5436-2055-3/I·329

定价:11.50 元

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人们对之并不陌生。中印公路、中国驻印军十余万官兵反攻缅甸，血战日寇，打通中印公路国际运输线的历史却鲜为人知。这里讲述的便是这一段悲壮、惨烈的秘闻。

——作者题记

FS33/05

民族英魂
忠義千秋

紀念三戰時期

為打通中印公路而獻身的壯士們

李默庵 題
一九九九年五月

李默庵為中國黃埔同學會會長

青山到處埋忠骨
何須馬革裹尸還

紀念三戰時期為打通中印公路而獻身的壯士們

山東黃埔同學會會長 胡理修 題
一九九九年五月

胡理修為山東省黃埔同學會會長

目 录

第一章 奔赴印度	(1)
一 特殊使命	(1)
二 结识史迪威	(10)
三 一段回忆	(18)
第二章 兰姆伽训练中心	(29)
一 卧薪尝胆	(29)
二 战地练兵	(39)
三 同仇敌忾	(43)
第三章 野人山通道	(50)
一 死亡之谷	(50)
二 雷多出师	(57)
三 边打边修	(64)
第四章 血战胡康河谷	(70)
一 于邦争夺战	(70)
二 分进合击太柏家	(82)
三 孟关、瓦鲁班大捷	(96)
第五章 横扫孟拱河谷	(103)
一 英开塘立体战	(103)
二 加迈迂回战	(110)
三 孟拱闪击战	(117)
第六章 奇袭攻防密支那	(125)

一 奇袭西机场·····	(125)
二 “拉锯”六十天·····	(138)
三 坑道出奇兵·····	(146)
第七章 滇西远征军大反攻·····	(152)
一 强渡怒江·····	(152)
二 腾冲鏖战·····	(162)
三 血战松山、龙陵·····	(172)
第八章 胜利的曙光·····	(181)
一 失望的史迪威·····	(181)
二 强攻八莫·····	(189)
三 钳击南坎·····	(202)
第九章 打通中印公路·····	(209)
一 胜利会师·····	(209)
二 中印油管通油·····	(223)
三 追歼残敌·····	(226)
第十章 中印公路巡礼·····	(231)

第一章 奔赴印度

他正在鄂西前线指挥部队与日寇浴血奋战。忽然，蒋介石侍从室发来一封急电，令他火速回陪都重庆，等候蒋介石召见。蒋介石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实施盟军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安纳吉姆”计划。由此，拉开了打通中印公路国际运输线的序幕……

一 特殊使命

1943年3月。

这个季节的巴东，一片空濛。毛毛细雨像拉了一道纱幕，把长江和远近诸山遮得迷迷茫茫。一艘小火轮从巴东小码头缓缓启航，穿过浓浓岚雾，逆江而上，像一头疲惫的老牛，不时发出“呜呜”的喘息。

在小火轮的左舷边，伫立着一位戎装整束，面容深沉的国民党将军。这人四十左右年纪，中上等身材，长方脸，双目炯炯有

神，透露着一种刚毅和练达。他就是郑洞国，时任国民党第八军中将军长。

郑洞国，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是声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历任师长、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及兵团司令等职。1948年在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归向人民。

此时的郑洞国双手抚舷栏，默不作声。他无心留意江岸上苍郁的山色，多姿的奇峰，悦耳的鸟唱和欢快的猿啼，只是像雕像一样昂首凝视着远方，陷入沉思……他清楚地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指示、任命均由战区长官部代转。此次，自己的调动却打破惯例，单独返重庆接受蒋总司令的面谕，而且十万火急。勿庸细思量，肯定发生了特殊变故。想到此，他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时，郑洞国的夫人陈碧莲从船舱里走出来：“桂庭，江面上风大，当心别受了凉。”她一边说着，一边疼爱地将一件斗篷披在了郑洞国的身上。继而，又温存地把头轻轻贴在郑洞国的肩头。自从全面抗战以来，她难得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和自己的夫君相依相伴，“桂庭，你在想什么？”

郑洞国两眼依然凝视着远方，操着一口浓重的湘音沉重地答道：“我在想委员长为什么如此火急调我回重庆？”

陈碧莲略一思量，说：“委员长莫不是要把你调回大后方任职？”

郑洞国一边为陈碧莲轻轻捋理着被江风吹散的发丝，一边淡淡地说道：“不可能。黄埔毕业生的岗位都在战场！”

一句话燃起了陈碧莲对日本侵略者的怒火，同时也激起了她对抗战胜利的渴望，不由得关切地问郑洞国：“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撵出中国去？”

听了这话，郑洞国把目光收了回来，面露愧色。虽然夫人的话很温和、很真情，却流露着隐藏在她心底的忧伤，使他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吗？全面抗战快六个年头了，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却天天在深入，几乎侵占了我中华大半壁江山，同胞遭杀戮，山河遭焚毁，甚至连陪都重庆也终日不得安宁。自己身为国军的高级将领，不能阻止敌人侵入，能不惭愧吗？！但是，战事复杂，有些话不能说，他只能给自己的夫人以宽慰：“碧莲，依我看小日本猖狂不了几时了。”他略一停顿，又继续说下去，“如今的抗战形势不同于前几年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首先，苏俄红军于斯大林格勒城下大败德寇，歼灭了德国精锐师团三十余万人，连德寇第六军团司令鲍里斯元帅都作了苏俄红军的俘虏，迫使德寇停止了对苏俄的战略进攻。另外，美英盟军在北非成功登陆，击败了隆美尔元帅指挥的德军，已经转入反攻。由于欧洲和北非战场出现决定性的转机，所以美英盟国重新将战略目光移向了咱们中国战区和东南亚战区。”

陈碧莲兴奋了，禁不住插话说：“报上说，今年年初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在摩洛哥的什么地方举行了会议，研究共同对付日本鬼子的事。”

郑洞国点了点头，告道：“有这么回事。他们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了盟军最高层军事会议，商讨对日战略。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认为：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方面看，苏俄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和德国周旋；在太平洋，中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和小日本周旋。所以，他主张美英盟国应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武器，使咱们能够对日作战。欧内斯特·金将军的主张得到了很多美国高级军事将领的赞同，他们力促盟国尽快采取军事行动，帮助咱们粉碎日寇的封锁和进攻。”

郑洞国讲到这里，舒了一口长气，微笑着宽慰陈碧莲：“碧莲，你说小日本还能蹦跶几天？”

陈碧莲也开心地笑了。

陪都重庆。

第四天傍晚，郑洞国安顿好夫人陈碧莲，准时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处。一位侍从副官彬彬有礼地将他引进一间客厅。然后，侍从副官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郑洞国环顾四周：房间不大，装潢也较为简单，没铺地毯，只有两张长沙发面对而置，靠沙发右侧各放了一张小茶几。客厅里唯一的装饰，就是正面墙壁下的木支架上摆了一盆盛开的米兰花，米兰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人感觉像置身于一座古刹之中。此刻，郑洞国升起几许伤感，心想：若不是战争，像军委会办公处这样的首脑机关，真应该装潢得考究豪华才是。他在一张沙发上端端正正坐好。随之，心里就像是揣进了一只兔子，怦怦乱跳起来。

郑洞国正紧张地犯着狐疑。这时，就见小客厅的门轻轻推了开来，从外面进来一个瘦高身材，剃着光头，穿一件灰色长衫的汉子，此人正是蒋介石。

郑洞国急忙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朝前跨出一步，立正，敬礼：“报告校长，学生郑洞国奉命前来晋见！”

蒋介石微笑着朝郑洞国点了点头，示意让他坐下。

郑洞国落座。蒋介石在他对面坐下，问：“你是从前线直接回到重庆吗？”

郑洞国急忙回答：“是。”然后，开始向蒋介石汇报自己接到电令后的行动。

蒋介石搔着后脑勺专心听着郑洞国的汇报，不时地点头，

说：“嗯，好，很好。”

召见三五分钟，刚才的那个侍从副官小心翼翼地进来，躬身向蒋介石低语道：“委员长，进晚餐吧？”

蒋介石点了下头，把目光移向郑洞国：“郑军长，你与我共进晚餐！”

郑洞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能与蒋委员长共进晚餐，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他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霍地站起来故作谦辞：“学生不敢打扰校长。”

蒋介石慢条斯理地说：“你来我这里，我当校长的请学生吃顿饭还不应该吗？”说完，转过身，先自踱步出了小客厅。

“谢谢校长！”郑洞国轻步紧随。

餐厅就在小客厅的隔壁，房间不大却很洁净，餐桌上已经摆好几样简单的炒菜。蒋介石在正座坐下，然后伸手朝郑洞国和身边的三位侍从说：“你们坐。”

郑洞国和三位侍从这才小心翼翼地入座。

蒋介石端起眼前的玻璃杯，呷了一口白开水，朝郑洞国说：“我不吃酒。要吃你尽管自己吃。”

郑洞国忙说：“学生也不胜酒量。”

蒋介石点头说：“好，那就用饭吧。”说着，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郑洞国面前的碟子里。

蒋介石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吃饭时喜欢安静，所以，谁都不敢作出声响。稍顷，还是蒋介石打破了餐厅里的寂静，问郑洞国：“鄂西的战事怎么样？”

郑洞国连忙放下手中的筷子，将第八军驻防鄂西，与日寇两年多的作战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蒋介石见郑洞国有些紧张，挥一下手说：“你不要拘束，边吃边谈。饭要吃好，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讲好。”

蒋介石与郑洞国边吃边谈。蒋介石听得很仔细，不时打断郑洞国的话，关心地问一些对日作战的细节。郑洞国作完汇报，饭也就吃好了，便端正身子，恭听蒋介石谈召他回重庆的正题。岂料，蒋介石用手指点点桌上的菜说：“吃，吃嘛。不要剩下。”

郑洞国忙说：“学生吃好了。”

“哈哈……”蒋介石笑了，笑得那么亲切、风趣，并摇摇头说道：“战国时，赵国的大将廉颇一餐可食酒肉十斤。郑军长惯于治军征战，也应该能够吃饭哦！古人云‘酒足饭饱，气壮山河’嘛！”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郑洞国见蒋介石兴致如此高涨，对自己又如此褒奖，预感到将要有重大使命交给自己。

果然，饭毕回到小客厅，蒋介石满面春风的脸上，顷刻变得阴沉、严肃起来：“郑军长，这次调你回来，是想要你担负一项重要任务。”蒋介石停顿一下，用尖厉的声音接着说，“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郑洞国怔住了，他万没想到自己的新使命是出国担任军职。他没有立即表态，心里在暗暗思量：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由此，不难看出蒋总司令对自己的倚重。但是，负责任地说，自己只有带兵打仗的经验，真要去和美国人、英国人打交道，搞外交，确实是个外行。尤其是史迪威，他早就听说此人高傲、固执，很难合作。搞得不好，自己身败名裂事小，倘丧师辱国，贻误了抗战大局，如何向蒋总司令和国人交待……

蒋介石见郑洞国沉思不语，脸露不快：“怎么，你感觉有困难吗？”

郑洞国急忙一个立正，回道：“学生绝对服从校长命令。只是



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前任新一军军长）郑洞国



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在一起

学生才疏学浅，又没有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恐有负校长厚望。”

蒋介石挥一下手，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会说话了？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确不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抗战有难，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应发扬‘黄埔’的迅速、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把任务完成好！”

郑洞国感动了，耳边同时响起了“烈士爱国胜爱家，为她舍得一身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条一条古训，心想：国家有难，自己身为高级将领，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应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想到这儿，他郑重表示：“报告校长，学生愿去印度。”

蒋介石高兴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踱步到郑洞国身前，把手按在郑洞国的肩头，点头说：“好，这样很好。”接下去，蒋介石概略地向郑洞国分析了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局势，特别强调了打通中印公路，收复缅甸，对于盟军作战和维持中国战区的重大意义。他说：“去年，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失败，使我们失去了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娘希匹，现在盟军的援华物资只能通过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进行空运，杯水车薪，是解决不了中国抗战大问题的！打通中印公路，收复滇缅公路，事关中国抗战的胜败！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

郑洞国注意听着蒋介石的话，心里恨不得马上飞抵印度。

蒋介石继续说：“史迪威将军是你的上级。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郑洞国问：“如果遇到重大问题不好处理怎么办？”

蒋介石不假思索地回道：“可以直接找我，也可以找何应钦何部长。”停顿一下，他又加重语气指示，“无论遇到多么不好处理的事，切记，军队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咱们手里！这一点，你到了

印度，也要同孙立人将军和廖耀湘将军讲明白！”

郑洞国清楚蒋介石历来看重军权，急忙回道：“学生记住了。”

蒋介石望了一眼墙壁上的挂表，时针已指过了9时，眯了下眼问郑洞国：“你还有什么事吗？”

郑洞国见天色已晚，忙回答道：“报告校长，学生没事了。”

蒋介石挺直腰板：“你可以走了。”

二 结识史迪威

昆明，滇池。

四月的和煦春风，载着醉人的花香，翩然来到昆明。这里，群山嵯峨，绿树扶摇，碧水吐浪，百花争艳，没有丝毫战争的气息。

滇池，深邃幽静，葱郁如洗。湖岸上，翠竹红花，青松绿柳间有一条曲径，三个人正悠然踱着方步，边谈边行。中间那人六十岁年纪，金发碧眼，精神矍铄，显得精明强干；右边那人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中式便装，显得老成；左边那人四十岁年纪，穿一身戎装，显得谦恭。

中间那位金发碧眼的洋人是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人。193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41年任美国第三军团司令，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1944年被召回国，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右边那位是龙云(1884—1962)，云南昭